

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大海

——缅怀云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张子权

□ 艾诺依

—

梦里 我又回到我的故乡
暖阳驱散了澜沧江的瑟瑟寒风
白云的臂膀护住一座座雪山峻岭
警旗面向红色的旭日熠熠闪光
办公桌上放着几盒没吃完的药
那卷打开的案宗 我仍然舍不得把它合上

怎能忘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
临沧是全国禁毒斗争的第一线
枪口利刃下周旋 野外风餐露宿的蹲守
在殊死搏斗中 我们锻造忠诚
怎能忘 为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团伙
筑牢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屏障
在风浪搏斗中 我们磨砺坚强

我想赶快醒一醒
那些急促的电话铃声 还在等着去接
那些被残暴伤害的人 还需要去解救
那些丧尽良知的狂徒 必须要严惩

我也有过许多遗憾
在梦中 我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颤巍巍走来
坚毅的双眸独自担当撕心的苦 擎起裂肺的痛
我看到两位兄长更加沉重的步伐
但他们义无反顾的背影诉说着不畏艰险的力量

似乎又看到 妻子把我的警服叠放得整整齐齐
那青湿的脸庞有了岁月的痕迹
我伸出手 却再也无法抹去她眼角的泪滴
在梦中 我依稀听到女儿的呼唤
她一遍遍问我,“爸爸,我和妈妈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爸爸,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说!你为什么 not 回答?”
我多想拉起小手 再陪她吃一顿团圆饭

心底还有深深的遗憾 是无法继续走完父亲的征程
那年 您倒在毒贩拉响的手雷下
我刚满十岁 稚嫩的样子还没有现在的刚毅
可我早已明白
罪恶的子弹穿透了您的血肉之躯
却始终没有穿透您铁铮铮的灵魂

当我越来越近的触摸到您
我坚定选择站在您的队伍里
从禁毒的工作中 打开一条缝隙
把光射向万丛山峰 跨越海洋

我知道 终有一天
誓将最后一滴血 融入这片土地
“如果怕死,就不当警察”
三角梅啊 亲爱的花朵也有棱角
山河酝酿着等待 天地酝酿着希望
只要你盛开的地方
精神必将永续

二

儿子! 那一定是你
我听到了那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听到那一声熟悉的叹息

那天 领导和战友来送你
我还是无法相信——你走了
你怎舍得抛下挚爱的妻女 舍得抛下妈妈呀
怎舍得日日相伴的警服 舍得告别深深依恋的这片土地

你走的冬天 窗外的三角梅开花了
它们多么平凡 却坚强地生长 飞速地蔓延
那场风雨 让你的妻女泪流满面
我拉着孙女的小手
五岁的目光里似乎有了你当年的模样

恍惚间时光倒流 那是 1994 年,你刚刚十岁
你父亲临走前也没能吃上 他天天念叨的那顿饺子
二十六年来 妈妈也只是期盼着
你们兄弟三人能吃饱饭 睡好觉 平安回来

今夜 是你回来了吗?
跨越过万千险阻 新败所有挑战
站在你父亲的影子里挥手

每当晨光初现 我告诉小孙女
你去了远方 每个身穿警服的人都是你
他们的守护和你一样无怨无悔

每当夜幕降临 我告诉小孙女
你就在身边 每一片星辰大海都是你
它们的坚守和你一样执着勇敢

我也把这样的话 告诉自己
谁能够理解
爱 就意味着付出
意味着无休止的牵挂着你

真挚的怀念 已凝成大雪
孩子 希望你不会感到孤单
没有比被战友牢记更盛大的祭祀
没有比被人民缅怀更崇高的敬挽
“如果重新选择,仍然支持你们当警察”
这一句 请你记住
我 我们 会永远陪伴着你

表情深处

□ 李兴

亲人朋友,乃至同事,以及毫不相干素不相识的拥挤人流中,在隐藏在各种表情的不同心情中,猜测着飘浮于人们外在表情的欣悦和忧伤,揣摩着人们笑容和阴沉背后的宽厚与动机。尽管没有意义,还是让我惶恐和不安。

判断心情,我忽视了最不应该忽视的地方,那是我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它静默地驻留于万物脚下,以至于我看不见它的本来面目,它寡淡着一成不变的肤色,只能在冬天的萧瑟中得以看见,大多数时间,它的躯壳都承载着草木和谷物。虽然很难见到它的表情,但却能准确真实地感受到它的心情,因为时光已毫无保留地彰显给了我们。

正值人间四月天,雨露清新阳光温暖,我眼前的土地身着盛装盎然奔放。昆郊嵩明一望无垠的小麦已经拔节,迅猛的涨势告诉我,脚下的土壤正在为它倾力补给。腾冲界头的油菜花也谢得差不多了,花海的喧嚣已然过去,浮华之后的静默无法掩盖生命的张力,我听见了菜籽生长的声音,土地中不计其数的根须以输油管道的职能正在忙碌地灌注油料。德宏盈江的早稻已经栽插了一段时间,嫩绿已将水田完全铺盖,微风推送着秧苗的清香沁人心脾。我的眼前满是庄稼的表情,洋溢着它们涌动着热望的心情,而我脚下的土地心情如何?我将赤脚深入土壤,感觉一种温润的气息正沿着我的脉络游走升腾,我禾苗般感受了它欣悦的心情。

直观可以直达视野,却难以融入人心脉。那些浮于表层的惊艳可能会迅捷地给我带来喜乐,但短如流波的光影之后便是一片空白。我以为,景的质地应更多的体现于心景

相融后的体悟,以及能否长久地在记忆里铭留和生长。其实,判断土地的喜怒哀乐不需要繁琐的过程和深邃的思维。

仲春是庄稼疯长的季节,而昆郊晋宁的一大片小麦却死了。万物存亡均有诱因,这户人家施用了超量的化肥和农药。诚实的土地拒绝了他的贪婪,土地的愤怒不难想象。板结的土地上哀鸿遍野一片凄凉,萧萧的冷风伴着起伏的麦秸无力地挽歌。

滇南建水面甸,参军入伍时被班长笑哄我们已进入邻国缅甸的地方,让我记忆更加深刻的是我在这里看到了土地的忧伤。面甸因粮丰物茂被称为建水的江南,宽广肥沃的土地是当地人繁衍生息的依赖。农民的目光首先聚焦着收成,这是简单的生存法则,由于洋葱价格上涨,这些年面甸人不种庄稼而一哄而上全部改种了洋葱。第一年家家户户腰包鼓胀盆满钵盈,第二年问题来了,大面积的栽种造成了洋葱烂市,上年每斤五元还非常抢手,如今每斤两毛都无人问津,堆积如山的洋葱不得不烂在地里。在与当地一位农民大哥交谈中,我听到了他的无奈,也能感受他的心情。还有什么比丰收的绝望更加让人揪心呢?腐烂的洋葱发出刺鼻的恶臭,人人绕道而行,而土地只能静默地承受,黑褐的肥土不经意间变得板结枯黄,扬尘昏暗了上空,我看见了土地的悲伤。

夏秋之交的中国花卉之都呈贡斗南,玫瑰和月季正次第盛开。假以时日,它们将通过快捷的运输走进千家万户的厅堂,接受人们的赏阅。在一座座暖意融融的硕大花棚里,我们能够听见各色花朵竞相

绽放的声音。呈黑褐色的肥沃土壤上,除了一株株错落有致茁壮生长的枝干花叶,地面上见不到一丝杂草。精心打理过的洁净氛围,使花叶更加灵动。而那些植株上滴落的凝珠汁液,则疏松并润泽着脚下的土壤,这是花木对根植于土地的真情回馈。静土依然安详,但目光灼灼水汽蒸腾。

明朝大思想家李贽担任过知府的楚雄姚安,历史与现实逆流成河。贫困与闭塞,让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与周边的繁华渐行渐远。在姚安左门,我惊异于冷凉山坳里的人们对于土地的虔诚,数百年来,即便他们竭尽所能,瘠薄水涝的土地也没能让他们摆脱食不果腹的日子。当然,这是我三年前的见闻,如今的精准扶贫已让这里脱胎换骨,土地以丰收的方式回应了人们的虔诚。杨梅村是左门最贫困的地方,除了一些坡地,便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数十亩冷浸田。前不久去了一次杨梅村,村子里十来户人家的房屋都被装修一新,用巨变来描述也毫不为过。村长说,这里的人们自发筹钱出力,花了近一年时间,通过开垦和排涝,硬是将数十亩冷浸田变成了高产田,加之这里的人们从不使用化肥,长出的辣椒、苦荞和白芸豆既很生态,又卖得上价钱。村长还说,是改良土地改变了村里的生活,杨梅村今年脱贫已不是问题,下一步还将对上百亩坡地进行改良。

山间吹来一阵清新的风,高产田里正星星点点开放的辣椒花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几位驾着牛车往地里运送农家肥的农民从我身旁经过,脸上都挂着憨笑。脚下从冷浸田演变为高产田的土地呢?我猜想它与刚刚经过的几位农民的心情高度契合一脉相承。

花开 (外二首)

□ 陈泽

花开如火
我和春天一起到来
两全其美

在红花与绿叶之间
最好的选择是没有选择
最深情的凝视
是闭上眼睛
让肉身发光
或者重塑金身

花开如雪
我就是你前世的冰清玉洁
暗香浮动临风以期
终生为你留白

遥寄妈妈

我看着妈妈闭上眼睛
像看着落日在山峰间
静静消失
分明近在咫尺
倏忽已是远隔天涯

无边的黑暗就此降临
我浸泡在比黑暗
更深重的泪水中之难以自拔

你像一尾无力回游的鱼
哪怕是一缕轻微的波澜水花
就能将你埋葬
一粒尘埃都不会留下

妈妈结束了一段行程
去了远方
远方是父亲笑口常开的地方
此番悄然上路
妈妈流出眼角的一滴泪水
让我怎么拭都无法拭干

风之颂词

子夜
发光的鸟声挥之不去

汛期里飞翔的鱼
在怀春之后
有了月朗风清的爱情
就此相忘于江湖

树裸露无遗
加重层层黑暗
想要抵达的欲望之门

那些舞蹈的叶子
都是风之颂词
布道者吟哦有声
等着加冕

子夜
发光的鸟声
跟不上神谕的节奏

曾经的卷帘人
消失在了苍茫外



雾中人家 赵琼美 摄

“守正出新”的文学简史

——简评《临沧文学的往日时光》

□ 马非

作家何松的新著《临沧文学的往日时光》,全面回顾了临沧文学发展所走过的路,厘清了临沧文学的历史脉络,无论是体量还是资料的翔实、全面,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临沧文学简史”。

通读本书,感觉作者的写作遵循学术独立的精神,不迷信权威、不低俗不媚俗,做到了实事求是、守正出新。首先,作者按照主流文学史观来写,在守正的基础上,融入了临沧不同民族的文学历史,并吸收了新时期以来临沧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再次,体例规范、结构严谨,将临沧文学发展的历史放到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叙述,按经典教科书中的断代分类,将临沧文学史分为上、中、下三编,即古代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几个部分来展开论述。

《临沧文学的往日时光》,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唯物史观和实践史观。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要成为“史”,自然得经过漫长时间无数代文学写作者及作品的积累和筛选。在本书中,作者将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放在具体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去把握,从而能真实还原各个历史时期的作

家、作品及文学思想。如胡彦先生所说:“何松对临沧的文史脉络了如指掌,诗人敏锐的审美眼光帮助他发现了沉寂在临沧本土从古至今的文人佳作,他用流畅清晰的语言描绘出了临沧亘古至今的文学之光,让读者看到了边地临沧历史的天空中一直闪耀着的文学之光。”

这本书内容丰富、史料扎实、视野开阔,不是机械地按照文体分类就文学来谈论文学,而是将临沧文学的历史放到了临沧文明发展的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在没有现成书籍可借鉴的情况下,要把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文学资料收集、梳理,用文学审美的眼光进行裁断、品评,用文学史的线索将这些零散的珠玉贯穿起来,构成一部完整的地方文学史,殊为不易。

作为地方文学史,特别是像临沧这样一个边疆的地级市,其各县(区)的志书几乎都是从明代以后开始写起,明以前的文学史资料很难找到,要让书的体例规范、结构完整,就得将它放到更大的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展开,书中上编的《古代文学》部分,即从临沧的历史文化、临沧的世居民族、沧源岩画可见证的临沧文学的起源写起,这可以说成

功地解决了边疆地区古代文学史料难以收集的问题。事实上,《剑桥中国文学史》论中国文学,也是从“汉语及其书写系统”说起,先介绍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分析汉字的特点等,这是因为考虑到西方读者对汉文化不大了解,讲文学史,就得从交代相关的文化背景开始。这本写临沧文学史的书,从临沧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写起,既交代了临沧文学产生的背景,也充实了书的内容,增强了书的可读性。

这本书叙述精炼、研究深入、推论合理,同时还兼具了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的特点,是云南目前不可多得的一本地方性文学史研究的著作。对临沧文学而言,具有填补空白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胡彦先生所说,“这既是云南州市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亦是文人著史的优秀之作。有了《临沧文学的往日时光》这部著作,临沧从古至今的历史,就有了文学的光芒、人文的见证。”

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中,人是核心所在。我们研究文学史,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意义,这也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